



百味·诗词

百味·杂谈

示孙三咏

安徽合肥 张武扬

满月有感

岸柳牵丝迎暖照，玉兰忽绽倍精神。
麟儿满月裁辞雅，燕子临风剪字新。
小手轻摇诗得句，出尘巧笑韵归真。
芳菲最是绝佳处，但著枝头第一春。

百日即兴

倏忽夕朝春入夏，东风花绽送清音。
啼声唱乱自深浅，乳气迎新独有今。
丰饷天庭安可问，漆瞳玉颊或凭吟。
群中婴稚偶留影，前后喧闻识翁岑。
(注：孙名“翁岑”)

半周岁感怀

点漆吟眸方额角，啾呀欲晓爽高天。
谁闻朝发学翻滚，却看午眠撮粉拳。
随意隔窗回首处，纵情稚气笑人前。
声呼妈妈心皆醉，天籁轻喧恰半年。

秋实图

上海 陈大良

向日葵

模样长得像太阳，太阳走哪她跟哪。
昂首挺胸如哨兵，看护庄稼看护家。

石榴

亲亲密密一大家，兄弟姐妹孝爹妈。
时常见她开笑口，团结友爱乐无暇。

莲藕

出水芙蓉不清高，身陷污泥乐逍遥。
千姿燕婷立河塘，空心无私人人夸。

花生

与生俱来怪模样，麻麻赖赖当新房。
红纱缎子身上罩，满满奉献都是香。

大红枣

体态小巧很可爱，穿着一身红衣衫。
香香甜甜基因传，养生送礼受谬赞。

柿子

金秋时节一景观，大红灯笼挂枝干。
生时苦涩熟时甜，事事如意笑开颜。



东门之杨

安徽合肥 王张应

早年，对杨树心怀敬意。只因一篇课文，茅盾先生《白杨礼赞》。很长时间里，一提到杨树，就想起茅盾先生笔下白杨：“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树，笔直的干，笔直的枝。”“……它伟岸，正直，朴质，严肃，也不缺乏温和，更不用提它的坚强不屈与挺拔，它是树中的伟丈夫！”

后来，于《诗经》中读到《东门之杨》：“东门之杨，其叶牂牁。昏以为期，明星煌煌。东门之杨，其叶肺肺。昏以为期，明星哲哲。”对杨树印象生变。杨树，这个铁骨铮铮的汉子，实则多情种子。人约黄昏后，星耀杨树梢。时在夏天，树木葱茏，东门之杨，枝叶婆娑。先秦男女真够浪漫，把夜会地点选在城池东边一片杨树林里。风过林间，树叶沙沙，如情侣窃窃私语。从此，见到白杨树我便想起《东门之杨》，由《东门之杨》又想起一词，铁骨柔肠。

不知从何时开始，对杨树看法彻底改变，敬佩直接沦为鄙夷。究其原因，无他，一个成语在眼前浮现，它叫水性杨花。怪曹雪芹，他在《红楼梦》第92回写道：“大凡女人都是水性杨花”。并不认可曹公武断偏激之说，还是记住句中贬义词。水性好理解。水，无形，易变。拿杯装水，杯是什么形状，水就是什么形状。拿碗盛水，水亦成碗状。没容器时，水就瘫在地上，越瘫越薄，薄到全无。杨花也不陌生，柳絮之类，貌似雪花。生错季节，杨花才没成为雪花。否则，它就是雪花，是水的化身。

后来才知道，怨曹雪芹没道理。人家不是信口开河，写进书中的词语有典故。《梁书》载：“杨华，武都仇池人也。少有勇力，容貌雄伟，魏胡太后逼通之。华惧及祸，乃率其部曲来降。胡太后追思之不能已，为作《杨白花》歌辞，使宫人昼夜连臂蹋足歌之，声甚凄惋。”《南史》亦载：“杨华本名白花，奔梁后名华，魏名将杨大眼之子也。”胡太后为杨白花作的乐府词是：“阳春二三月，杨柳齐作花。春风一夜入闺闼，杨花飘荡落南家。含情出户脚无力，拾得杨花泪沾臆。秋去春还双燕子，愿衔杨花入窠里。”杨白花南投之后，胡太后思念过度，无心打理朝政。秀容人尔朱荣乘机而入，颠覆了由胡太后执掌的朝廷，且将胡太后和小皇帝沉入河中淹死。后人谈起此事，遂以“水性杨花”嘲弄胡太后花心坏事，身败名裂。

一位身为太后的胡姓女子，一个名叫白花的杨姓男子，原本不为世人在意的杨树之花让人记住，且专用于评价某些放浪形骸举止轻浮的女人。世人对这种女人终是不齿，对杨花自然也不齿。不齿杨花，对杨树能有好感吗？一个成语，一个典故，让我改变对一种植物的态度。

讨厌某东西，那东西偏在眼前晃悠。有段时间，发现这世界上有太多杨树。杨树已将人包围，对人构成困扰。曾留意高速公路两旁高大的行道树，笔直的树干，浓密的树冠。不是别的树，是杨树。不知是土生土长的白杨树，还是漂洋过海远道而来的异域杨树。反正大类不会错，它们就是杨树。城市街道上绿化树，也有不少杨树。植在街道路边的杨树，自有它的作用，美化环境，净化空气，遮阴蔽日。许多优点，人们视而不见，看到的只是它的负面影响。

春夏之交，杨树长齐叶子便开花。杨花漫天飞舞，弄得路上行人睁不得眼睛，露不得鼻孔。那种随风飘扬的白絮，无孔不入，专爱找空钻，温暖潮湿的地方，是它们寻找的最佳目标。洁白的杨花，飞在空中像雪花，落在地上像积雪。晴暖的阳光下，纷飞的雪花，薄薄的积雪，成街头一景。与雪景相映成趣的是街上行人，个个戴大口罩，鼻子嘴巴严严实实捂住，两眼不能捂，能捂肯定也捂住。杨花扰人，不堪其苦。有人上书园林部门，建议给杨树打针，实行计划生育，让杨树少些扰人的繁殖行为。我曾忽发奇想：果真杨花含有水性就好了。水让杨花沉重，它就飞不起来。

曾在河南开封听到一句谚语：“前不栽桑，后不栽柳，院里不栽鬼拍手。”“鬼拍手”是啥？当地朋友介绍，“鬼拍手”指大叶杨树。夜深人静，风吹白杨，树叶啪啪作响，疑似头顶上传来阵阵掌声。想到《诗经》里《东门之杨》，不得不佩服古人，浪漫且大胆。黄昏出门，到人迹罕至的荒郊野外。于风吹树叶如鬼拍手的杨树林中，恭候伊人，守约通宵。这事，今人不会做吧。

五里村

安徽黄山 吴敏

黄山之南，徽州的乡情一望无垠。一枚密布诗意的命名，以徽派的形态挺拔在黟城西南，别在五里村的衣襟。一叠迢迢指南，屡屡穿过尘世的轰鸣，递进你芒刺在背的梦境。这千年古县的盆地巨大、田园无边。山水清音足够嘹亮，亦足以谨守和安顿一个灵魂的辽阔场景。从热闹到寂寥，通常咫尺之遥。城市里灯火闪耀，而星子语焉不详。以梦为马的人，草一样悲悯匍伏和跪拜。更多的庸常，我们活得像一只使尽浑身解数的蚂蚁。无法化解的无端无奈与疼痛，子子的影子啜泣，一朵移植植物内心的凌乱，似乎从未被察觉。

岁月荒芜寂寥的水声之中，陶渊明的故园容颜依旧。而你杂念丛生神情干枯。“那就抽个时间，回来吧。”仿佛有一只手穿过重重叠嶂，走着老路从心的深处盘旋而至。月亮盖戳，田园的风怀揣一封给你的家书。告别城市的恋战，乡愁是唯一的辎重。略去一切礼节，一头撞进那眩晕和颤栗的凝视，就像离开白日梦找回了家谱，像山庄檐上的鸟巢在风中找回羽毛和被遗落的音符。所有的不安离场、对错搁置。有温暖的光撞击着你的胸腔，褪尽尘埃和所有的苦痛，身轻如燕。深藏火种、露水与幸福的样子，深藏草木之心。

这乡间的日子云淡风轻。桃花是她亲密的芳邻。鸡犬相闻陌陌相通，鸟叫和虫鸣此起彼伏。喇叭花牵手蔷薇花，车前草靠着狗尾巴草。摇曳生姿如黛眉溢香的女子，怀抱着世间所有祥和的光芒，疏影镀金像永恒契约。人们在山光水色与花影中，种瓜种豆打理桃园。南瓜冬瓜玉米红薯黄豆桔子李子，你来我往。还有蜈蚣螳螂蟋蟀蜻蜓蝴蝶，谈笑风生。一切任性又自由，在四季里纷纷转述风调雨顺的年景。天色如海，余生全部的欢愉若隐若现。高天厚土下，没有一朵桃花会在春天拒绝怒放，没有人可以把那一只蝉鸣请回童年。唯有放慢脚步，会依稀看见那个消瘦的少年、那个吹口哨的少年、野生的少年，还站在山坡上。

时光的褶皱藏不住她的美。白鹭像从魏晋穿越而来的一

位隐士。身披霞光轻轻落下，深陷这片田园……回荡更大的空。成为这幅山居图的点睛之笔，站在自己的风景里，学会与一朵桃花交谈。花季和雨季轮番登场，桃花的潮汛也曾席卷一切。这方田园就是一把大提琴，在县城边缘藏着风起伏的弧度，留意走失的时间。宁馨的家园深处，包含人世间的温情。童年的灯盏忽明忽暗。

酒非新醅，人是故交，那些行役于世的得意者和失意者，行囊里装着信仰装着一阙阕江山，也装着执著的奋斗史，却没有一个活成自己。最终全都烂醉如泥。茶水已经煮沸月光蔓进窗棂，裹住内心的空无和困窘。你在凌晨的一首诗里翻检软肋和铠甲，清理杂草。那些零星的诗句，像风间的花枝暮晚时的雨，如一位英雄的穷途末路。

多么笨拙的一个诗人，如前朝的书生身披月光纸上踏雪，却总是困在深夜的词根。念头屡屡撞墙又持续闪烁，你固执的肯定，最美的诗眼一定是一枚月亮的孤独，一定有至少一朵桃花，会引领你通往故乡。

翻身入梦拥村成王。梦中往事嗒叫，松香扑鼻落花擦肩，尘世的烟火蒸腾，犹如一支攥住暮色愈发惹人沉醉的老歌。苍穹云团密布——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雨飞花，正在淋湿故乡和他乡……(五里村：位于皖南黟县近郊，多丘陵岗地，每年春天，千亩桃花美不胜收。)

百味·美文